

東坡詞新論與選釋



李庆泉 著

黑龙江教

责任编辑 成 玉  
封面设计 李 喆

**东坡词新论与选释**

Dong Po ci xin lun yu xuan shi

李 庆 皋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8.75印张 字数: 200千

1989年12月第1版·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16-0638-0/I·24 定价: 3.50元

## 序

在宋代的词人中，苏东坡的词或如万顷风涛，吞天浴月；或为清丽舒徐，隽逸韶秀；或为缠绵悱恻，幽咽怨断；或为淡雅自然，真率清新；或为空灵蕴藉，韵味隽永，可谓千姿百态，云兴霞蔚，姹紫嫣红，各体皆备。

自古至今，研究东坡词的学者甚多。然以比较综合研究方法，从词章入手，兼及背景与作家“全人”，并不多。李庆皋同志多年研究东坡词，颇有心得，著成《东坡词新论与选释》一书，对苏东坡词的思想与艺术，发微索幽，甚多创见。特别是着重分类选词，精当缜密，既可作本书论点之论据，又可供读者欣赏。书中还比较研究了同为豪放派的苏、辛两家的各自特色，说明了“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原因。这就加深而且拓宽了东坡词的研究领域。

《东坡词新论与选释》是一部新意迭见的难得的学术论著，又可当做一本笺释精要、分析翔实的东坡词选。我认为它将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谨介绍如上。

杨公骥

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

# 目 录

序.....	杨公骥
第一章 东坡的时代.....	1
第二章 东坡的生活.....	6
第一节 东坡家世 .....	6
第二节 幸福的少年时代 .....	8
第三节 新党执政前的东坡.....	9
第四节 新党元丰年间执政时期的东坡 .....	13
第五节 旧党元祐年间执政时期的东坡 .....	19
第六节 新党绍圣年间再度执政时期的东坡 .....	22
第三章 东坡的思想.....	28
第四章 东坡词论.....	45
第五章 东坡词的思想内容.....	50
第一节 政治咏怀词 .....	52
南乡子 (旌旆满江湖) .....	55
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 .....	57
念奴娇 (大江东去) .....	59
沁园春 (孤馆灯青) .....	65
醉落魄 (轻云微月) .....	68
少年游 (去年相送) .....	70
蝶恋花 (雨后春容清更丽) .....	71
减字木兰花 (贤哉令尹) .....	73

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	75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	78
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	82
水龙吟	(似花还似非花)	85
望江南	(春未老)	89
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	90
西江月	(照野弥弥浅浪)	93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	96
<b>第二节 农村词</b>		98
浣溪沙	(照日深红暖见鱼)	100
浣溪沙	(旋抹红妆看使君)	103
浣溪沙	(麻叶层层苘叶光)	105
浣溪沙	(簌簌衣巾落枣花)	106
浣溪沙	(软草平莎过雨新)	109
浣溪沙	(覆块青青麦未苏)	111
浣溪沙	(醉梦昏昏晓未苏)	113
浣溪沙	(万顷风涛不记苏)	114
浣溪沙	(惭愧今年二麦丰)	116
满庭芳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	119
江城子	(梦中了了醉中醒)	122
<b>第三节 友情词</b>		126
昭君怨	(谁作桓伊三弄)	129
诉衷情	(钱塘风景古今奇)	130
江城子	(翠蛾羞黛怯人看)	132
菩萨蛮	(秋风湖上萧萧雨)	134
南乡子	(回首乱山横)	136
江城子	(天涯流落思无穷)	137

满江红	(天岂无情)	139
浣溪沙	(白雪清词出坐间)	141
醉落魄	(分携如昨)	143
永遇乐	(长忆别时)	145
青玉案	(三年枕上吴中路)	147
江城子	(相逢不觉又初寒)	149
浣溪沙	(惟见眉间一点黄)	152
八声甘州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	153
满江红	(清颖东流)	157
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	159
<b>第四节 爱情词</b>		<b>162</b>
南乡子	(天与化工知)	165
蝶恋花	(记得画屏初会遇)	166
菩萨蛮	(玉环坠耳黄金饰)	168
浣溪沙	(道字娇讹苦未成)	170
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	171
洞仙歌	(冰肌玉骨)	174
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	177
西江月	(玉骨那愁瘴雾)	180
殢人娇	(白发苍颜)	182
南歌子	(云鬓裁新绿)	185
<b>第五节 歌妓词</b>		<b>187</b>
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	190
醉落魄	(苍头华发)	194
菩萨蛮	(玉笙不受朱唇暖)	195
定风波	(常羨人间琢玉郎)	197
殢人娇	(满院桃花)	199

南歌子 (师唱谁家曲) .....	202
<b>第六节 风景词</b> .....	203
行香子 (一叶舟轻) .....	205
虞美人 (湖山信是东南美) .....	208
蝶恋花 (灯火钱塘三五夜) .....	209
南歌子 (雨暗初疑夜) .....	211
鹧鸪天 (林断山明竹隐墙) .....	213
永遇乐 (明月如霜) .....	214
浣溪沙 (细雨斜风作小寒) .....	217
减字木兰花 (春牛春杖) .....	219
<b>第六章 东坡词的艺术特色</b> .....	221
<b>第一节 “以诗为词”</b> .....	221
<b>第二节 以豪放为主的多样化风格</b> .....	234
<b>第三节 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b> .....	242
<b>第七章 东坡与稼轩词风异同之比较</b> .....	247
<b>第八章 东坡词的影响</b> .....	263
<b>后记</b> .....	273

## 第一章 东坡的时代

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中说：“我以为倘若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我们研究讨论苏轼的词创作，遵照先生的教导，首先应当了解一下苏轼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状态，说明一下这个时代对词人的影响，这样我们在论述苏轼词的创作，就不致于“近乎说梦”了。

苏轼生于宋仁宗（赵祯）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卒于宋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年8月24日）。经历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个皇朝，享年六十六岁。

在这六十六年间，北宋社会总的的特点是：虽然这一时期，北宋的封建经济和文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度呈现一派升平繁荣景象，是所谓“隆宋”时期，但是赵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也正在逐渐形成，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发展，日趋激化。

从宋太祖赵匡胤到宋仁宗，赵氏王朝经过了近百年的相对稳定。宋太宗奖励垦田，曾颁布“垦田即为永业，官不取其租”，“州县旷土，许民请佃为永业”，还注意兴修水利和推广新的耕作方法，农业生产比前代有了较大的提高。由于农业的发展，促使手工业、采矿、冶金、造纸、纺织、

瓷器、造船业和商业空前发展，都市异常繁荣，全国出现几个著名的大城市，北有汴京，南有杭州，西有成都，它们都是当时国内经济、文化的中心。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以自己亲眼所见对汴京城市商品经济贸易的繁荣发达，作了生动的记录。

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汴京）处处拥门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饮食、市井经纪之家，……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

这就是中国十一世纪北宋京都繁荣的图景。在词中，当时文人对都市繁华风貌的描摹就更多了，其中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东南形胜）中，对当时南方的大都会杭州描绘得最为出色，最有代表性。词云：

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迭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在这首词中，可以说词人是怀着赞赏之情，多角度、多层次、从宏观到微观，用铺张的手法描绘了“江吴都会”杭州的繁华，细腻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北宋的城市风貌，从中可以看到北宋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盛况。

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华富庶，为统治者的豪奢享乐提供了条件。达官贵人过着荒淫糜烂生活是司空见惯的，他们纵情挥霍也比比皆是。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九中记云：

时天下无事，许臣僚择胜燕饮。当时侍从文官士大夫，各为燕集，以至市楼酒肆，皆供帐为游息之地。

刘斧《翰府名谈》记录了当时一代名相寇准的荒淫逸乐的生活情形：

寇莱公有妾曰茜桃。公因宴会赠歌姬以束绫，茜桃作二诗云：“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风动衣单手鬓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以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也有类似记录，云：

寇莱公好《柘枝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时谓之“柘枝颠”。

在历史上，以清官名相倍受称赞的寇准都这样沉迷在个人豪奢享乐之中，而其他官僚贵人之糜烂生活自不必说了。

那么，人民大众的生活又是怎样呢？《宋史纪事本末》“天圣灾议”条中记曰：

去年京师大水，败民庐舍，河渠暴溢，几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谷焦槁，秋成绝望。

水旱天灾固然能使广大劳动人民陷进贫困饥寒的痛苦之中，但是比起丧失赖以生存的土地的绝望痛苦，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宋史·食货志》记曰：“承平寝久，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焉。”其实朝廷根本没有去“重禁”，宋仁宗就把“不抑兼并”做为国策，并鼓励官僚富户大量购置田产，进行土地剥削，因而造成全国土

地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大官僚地主手里，迫使广大农民家破而流亡。司马光在《论劝农札子》里不得不承认：“今农民苦身劳力，恶衣粝食，以殖百谷。赋敛萃焉，徭役出焉。岁丰则贱糶以应公上之须，给债家之求；岁凶则流离弃乡，转死沟壑。”有的则铤而走险，致使农民起义“处处蜂起”，阶级矛盾愈益尖锐。因此说统治阶级“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赵翼《廿二史札记》）过着极端荒淫逸乐生活，是北宋王朝积贫积弱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使各种矛盾不断激化。

在整个宋代，民族矛盾比起阶级矛盾更为严重，并且成为贯穿整个宋王朝始终的尖锐矛盾。北宋时，北部的辽，西北的西夏，不断侵扰边境，不断发生战争。北宋朝廷虽也发兵敌御，但在“守内虚外”政策指导下，几乎所有的战事，都以失败告终。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每年要送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不久，辽又以武力威胁，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每年又给辽增加银绢各十万两、匹；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又割河东七百里地（今山西北境及以东一带）给辽。西夏在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也乘机入侵，宋王朝虽然派了许多大臣名将如韩琦、范仲淹等人去抵抗，但是仍然要贡献银七万二千两，绢十五万三千匹，茶三万斤，西夏才答应订立和约。《宋史·食货志》记曰：“仁宗之世，契丹增币，夏国增赐，养兵两陲，费累百万。”朝廷的投降妥协，不断纳币，加剧了国防和财政危机，致使民穷财尽，社会生产走向凋弊。

内忧外患加剧，积贫积弱日益严重，为了保全封建皇权统治，寻求一条自救自强的出路，一些头脑清醒的士大夫，

积极加入革新时政的运动。先有仁宗朝范仲淹、欧阳修的“庆历新政”，后有神宗时代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它们有如一声巨雷，震撼了沉闷、腐败的赵宋王朝，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统治集团内部长期而激烈的新旧党争，也便从此开始了。在原本就异常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之外，又加进一个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北宋王朝表面繁荣承平而骨子里却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终于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苏轼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中，出川入京，踏上仕途，登上文坛，被卷进这不幸时代的漩涡里的，开始了他那艰难地升沉奔波，坎坷转徙的生活。时代是残酷的，也是慷慨的。苏轼一生仕途坎坷，被贬窜四方，但在文学事业上，时代却把他造就成一代杰出的诗人、词人、散文家、艺术家，“其作品之多，影响之大，在文学史上是首屈一指的。”（杨明照《苏轼学术研究学会上的开幕词》）这是时代对他的慷慨恩赐。

## 第二章 东坡的生活

### 第一节 东坡家世

苏轼出生于一个“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是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

苏轼的家世，根据其父苏洵的《族谱引》和《族谱后录》得知，他的先祖“出于高阳，而蔓延于天下。”高阳就是传说中与共工争帝的颛项，因辅佐少昊而封于高阳，故称高阳氏。

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汉武帝时平陵侯苏建，汉顺帝时并州刺史苏章，都是他的远祖。

“至唐有味道者，圣历初，为凤阁侍郎，以贬为眉州刺史而卒，有子一人，不能归，遂家焉。”《族谱》上还说苏味道“卒于官，一子留于眉。眉之有苏氏自是始。”由此可见，眉州苏氏是苏味道的直系后代。苏味道是赵州栾城（今河北省县名）人，苏章的后代。他是唐初诗人，与李峤齐名，时号苏李；又与杜审言、李嶠、崔融合称“文章四友”。武则天统治时期，曾官至凤阁侍郎、检校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宰相）。唐中宗神龙初年被贬官至眉山。

苏洵的高祖苏祐、祖父苏杲、父亲苏序三代都没有出去做官，但苏序却喜欢作诗，“读书务知大义；为诗务达其志而已，诗多至千余首。”（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打破“三世皆不显”而出去为官的，是从苏洵这一代

开始的。他的两位兄长澹和涣“皆以文学举进士”（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开始进入仕途。这大大开拓了苏氏社会交游的范围，并对苏洵父子科举从政有着直接影响。

苏洵，应该说不仅仅是苏轼的父亲，而且也是他的良师益友。苏轼兄弟“皆师先君”，对诗人无论是为人作官，还是吟诗从文都有极大影响。苏洵“少年，游荡不学”（苏洵《祭亡妻文》）“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门读书，为文辞。岁余，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材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欧阳修所撰苏洵墓铭语）科举失败后，“益闭门读书”，“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苏洵《与欧阳内翰第一书》）经过苦读，终于“文章名震天下”。他是个晚学而有成就的文学家，对书海文山，苦苦求读有着切身体会，所以他在苏轼兄弟身上，下了很深的工夫，并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他经常说：“吾尝有志于斯世，今老矣，二子其当成吾志乎！”（见苏辙《坟院记》）在他给二子起名的短文《名二子说》中，更可以窥见做父亲的良苦用心：

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从这篇短文看，苏洵对二子不同性格有着深切的了解，由此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忧虑。但从为二子起名，更多的是殷切期望苏轼兄弟日后能做出一番事业。

母亲程氏是位志向高洁，颇有文化教养的贤妻良母。她曾对苏轼兄弟亲自授业，教以“立志”。据苏辙在《栾城

集》中回忆，程氏曾用东汉与宦官作斗争而宁死不屈的范滂作为榜样，来教诲苏轼，使他自幼“亦奋厉有当世志”。

总之，苏轼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接受良好的儒家思想的熏陶。尽管仕途艰难坎坷，但他终生保持着积极进取、有志用世的旺盛精神。在文艺创作上，成为宋代一座不可攀跻的高峰。

## 第二节 幸福的少年时代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037年1月8日）黎明时分，苏轼诞生于四川省眉山县纱縠行故宅。

眉州当时属于成都府路，“介岷、峨之间，为江山秀气所聚。”（《眉山县志》）诗人对故乡秀丽的山水深感自豪，常在诗中吟咏：“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兰。”（《东湖》）“每逢蜀叟谈终日，便觉峨眉翠扫空。”（《秀州报本禅院乡僧文长老方丈》）眉山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村经济繁荣，文化教育也相当发达，“乡校”、“山学”很普及。《宾退录》记云：

嘉眉多士之乡，凡一成聚，必相与合力建夫子庙，春秋释奠，士子私讲礼焉。名之曰‘乡校’。亦有养士者，谓之‘山学’。眉州四县，凡十有三所。

苏轼“幼而好学”（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七岁在家“皆师先君”，由父母教授读书；八岁进眉山天庆观北极院，拜道士张易简为师，后又到眉山城西寿昌院州学教授刘微之那里求读。

秀丽的山水陶冶了诗人的性情，良好的教育使诗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沁园春》“孤馆灯

青”.)的凌云壮志。苏辙在《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一诗回忆苏轼少年时代的情形：

念昔各年少，松筠閤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

文章风云起，胸荡渤澥宽。不知身安危，俯仰道所存。

他自己也说：“我时年尚幼，作赋慕相如。”（《答任师中家汉公》）

少年时代的苏轼天资高，爱好广泛，琴棋书画样样都感兴趣。他还爱植松树，喜放牛羊，也愿意逛家乡的蚕市，在《和子由蚕市》一诗中，追忆道：

忆昔与子皆童卯，年年废书走市观。

市人争夸斗巧智，野人暗哑遭欺漫。

从这可以看到，诗人年纪虽小，但对现实社会生活有敏锐的观察能力。他把社会上人们习以为常的，丑恶的一面写进诗中，表明诗人自幼便开始注意社会问题，对贫苦农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对丑恶的东西异常憎恶。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苏轼已经是21岁的青年了，在父亲带领下，和弟弟一起赴京应试，这就结束了他那无忧无虑而又勤奋学习的少年时代。

### 第三节 新党执政前的东坡

在父亲苏洵带领下，年轻气锐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告别了故土亲人，踏上了考取功名的漫长旅程。

他们在这年的三月从眉山走陆路，过成都，经阆中（今四川省县名），出褒斜谷，到了凤翔驿，因为没有客店，就直过长安，五月到达汴京。这是苏轼第一次离家赴京远游，心情非常激动。但由于求试心切，日夜兼程，一路上的奇异

景色，没来得及很好观赏，作的诗也比较少。

九月举行举人考试，苏轼考中第二名。第二年春天正月，举行礼部考试，他以《刑赏忠厚之至论》，深得主考官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欧阳修的赞赏，一举轰动整个京师。兄弟俩同科中进士第。当时负责礼部考试编排详定等具体事务的国子监直讲梅尧臣，后来在《苏明允哀词》中回忆当时盛况时说：

今参知政事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得其文而异之，以献于上。既而欧阳公为礼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于是，三人的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隅障徼，学士大夫莫不知其名，家有其书。

可见苏洵三父子的文名，轰动了京城，“文章遂擅天下”。（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四月八日，苏轼母亲程氏在家病逝。他们父子三人只得仓促离京，返川赴丧，把程氏夫人安葬在眉山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旁。

在家服丧三年期满，嘉祐四年（1059）冬，苏洵父子带着家眷进京赴任。这次出川走的是水路，乘船沿岷江而长江，经嘉州（今四川省乐山），过渝州（今重庆）、出三峡，至江陵登陆北上襄阳、许州，第二年二月到达京师。

一路上诗人饱览了祖国山川景胜，大大地开扩了眼界，丰富并陶冶了性情，写下不少歌赞祖国山河壮丽的诗章，如《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沓如惊奔。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诗人观察细腻，体会入微，读后真如身临飞舟之上，两